

中國高校小說

農民兒子 上大學

展現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中國大學生的大學校園生活

崔
銀河
著



農民兒子上大學 ——中國高校小說

作 者 / 崔銀河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黃姣潔
圖文排版 / 詹凱倫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114內湖區舊宗路2段121巷19號（紅螞蟻資訊大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3年7月 BOD一版

定價：36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3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農民兒子上大學：中國高校小說 / 崔銀河作.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13. 07

面；公分. -- (SHOW小說；PG1021)

BOD版

ISBN 978-986-326-139-1 (平裝)

857.7

102012502

中國高校小說

農民兒子 上大學

崔
銀河
著

D省D大學每年數新生入學那天熱鬧。校園裡到處是高掛的彩旗，懸在半空中裡面充滿了氦氣的大氣球以及用好幾台鼓風機提前往裡吹了一夜氣的半圓形拱門，拱門上寫著「歡迎新同學」五個大字。校園裡幾條主要馬路也橫刺刺地往兩邊電線杆子上拴根繩子，扯上些橫幅，橫幅上同樣寫著「歡迎新同學」入學的字樣。

D省D大學新生報到處設在校園裡最為氣派、同時也應屬於本校招牌建築的校本部辦公大樓前廣場上。除了每個院系在指定位置設一個新生報到接待處、放置幾塊介紹本院或本系光輝業績在屬性上嚴格講應屬於公益廣告性質的看板外，學校的各種學生團體，如：演講協會、口才協會、公關協會、大學生鄧小平理論研究會等等，都要不失時機地弄塊看板、占塊地角來顯示一下自己的存在，在新同學中樹立自己的良好形象，以便更多地吸引新同學加入，壯大自己的隊伍。

另外的點綴就是那些聞風而動或者說是聞訊而來的市裡的、區裡的、街道的、官辦的、民辦的各類大小商店，給學校保衛處交上點線或者不用交線選塊地段設個攤點，把那些廉價的、專供大學生使用的小商品，像什麼臉盆啦、毛巾啦、牙刷、牙膏啦等日用百貨擺上，既能給學校添加幾道亮麗風景，又能趕個早集。這樣一弄騰，確實讓人覺得這要比附近農村逢三六九趕大集都要熱鬧得多。

D省D大學是一所著名重點大學，屬於一本批次錄取院校中D省最好大學之一，因此今年光是本科生就招了兩千多人，再加上各種各樣的專科生、進修生等，總共來報到的各類學生有三千多人。只見校園裡人頭攢動，單位小車、計程車、三輪車、偶然間夾著幾輛剛剛致富的大款的私家車……各式各款來送學生的車在校園裡穿梭而過，出出進進，坐在裡面的人更是個個揚眉吐氣、眉飛色舞……保衛處畢竟處長拿著個手提喇叭一邊聲嘶力竭地訓斥著開低檔轎車的司機把車趕緊開到北院臨時停車場去，一邊面帶笑容地為高檔轎車裡的人指引著路。

弋輝進了校園後一時間竟被這番熱鬧景象給整迷糊了，這是新生報名嗎？這怎比他們鄉下趕集都人多呀，弋輝一時愣在了路邊不知該往哪兒去了……

弋輝拎著東西走進D省D大學這一天是西元一九八五年九月四日，這一天天氣很晴，太陽晃得他有些睜不開眼……

弋輝的家在D省偏遠地區S市下面屬於國家級特困縣一個最窮村子裡。家裡共有五個孩子，可能是正好應了人窮子多這句老話了；弋輝是家中的老小，家裡窮得實在是厲害，除了幾間土坯壘起來的屋子，就再也沒有什麼家產了。不過村子裡的人都很窮，都窮得厲害，只有村支書和村長家能比其他人家的境況好一些。弋輝父母大字不識幾個，但不知是老天照顧還是他家前輩人積了德還是什麼別的原因，家裡五個孩子卻個個聰明，弋輝兩個哥哥和兩個姐姐上小學、初中時都是班上學習尖子，只因為家裡

¹ 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改革以後，將中國大陸共四千多所大學分為「九八五大學」（總共只有三十九所）、「二一一大學」（共有一一四所，包括三十九所「九八五大學」、省屬重點大學（每一個省除去「九八五大學」和「二一一大學」外，另外選三至五所比較好的大學確定為省屬重點大學）、普通大學等不同類型大學。每年高考招生時每一個省都會劃定具體錄取分數線，其中「九八五大學」、「二一一大學」、省屬重點大學為第一批錄取大學生的學校，全稱是：「第一批次本科生招生錄取院校」。

實在太窮，弋輝父親便給幾個子女定了條規矩：「老子當年一天書沒念不也活過來了嗎，隔壁老李家兒子倒是念到了大學畢業，不也只是在鄉中學當個連工資也發不出來的窮教師嗎！我也不讓你們和我當年比，因為現在畢竟是改革開放年代，沒法和過去比，我也不是那種不開通的人；但是我也不能讓你們沒完沒了地念書，將來成了老李家兒子那樣！我就是再難也要供你們上學，但是只能讓你們念到初中畢業，初中一畢業就得出去打工掙錢去，再要是往下念的話，那就是既白糟蹋錢又要白搭上好幾年功夫……」弋輝父親別看沒文化，但是他清楚國家實行的是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政府規定小學、初中不收學費；只有上高中那才收費，而且還一年比一年收得凶。不過話說回來現在就連鄉初中都在變項收費了，就不用說縣裡的高中……

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都很聽話，都清楚家裡的境況，初中畢業時都沒參加中考，直接回了家，連初中畢業證書也沒領，就跟隨著村子裡的年輕人外出打工去了；只有弋輝小姐姐弋琳畢業前幾天出於好奇心理，被他們班主任鼓動著瞞著家裡的人參加了中考，沒成想這一考竟然考了個全縣第一；班主任這下子急了，連著三天跑了他們家九趟，非要讓弋輝小姐姐念高中，班主任就是他們村老李家那個一直念到大學畢業的兒子，仗著和弋輝家是同村的原因，便拍著脯子對弋輝父親說：「七叔，你們家、我們家、還有村子裡的其他人家，為什麼這麼多年一直受窮，不就因為沒文化嗎，不就因為四人幫統治那些年不讓人有文化嗎……是的，你也知道，我是上過大學，但我現在也只是在鄉中學當個窮教師；但是你卻不知道，我好歹也是吃國家糧的人，靠國家養活我，好歹也算是個國家幹部，每月再不濟也有六十多塊錢的收入，哪天要是不想當教師的話，我也能弄他個鄉幹部什麼的幹幹……」

弋輝父親聽得直點頭，班主任說得句句是實話，對於那些天和莊稼地打交道的農村人來說，能當上國家幹部那可是這輩子最大的願望呀！要想離開這片窮土地，只有一條道路可走，就是設法當上吃國

家糧的人，這道理不光是他，村子裡的人都明白，只是沒有辦法去當上國家幹部……

其實班主任說這話時心裡另有打算，好幾年了，鄉中學沒有一個學生初中畢業時能考上縣高中，他們鄉中學年年中考都被剃光頭，鄉教育辦公室主任為此年年都要挨縣教育局長訓斥，弄得鄉教育辦公室主任很沒面子，於是就對鄉中學做了個規定，中考成績與教師本人的工資獎金直接掛鉤，如果你班裡的學生要是有一人能考上高中的話就每月發二十塊錢獎金，有兩人考上就發四十，以此類推……要是能有人中考成績達到全縣前十名，就給晉升兩級工資，並提升為校教導處主任。只是這規定定下了一年多了，全校仍沒有一人能考上縣高中。老李家兒子早就不想當這個窮教師了，只是因為家裡沒路子，只得這麼一年一年半死不活地挨下去；自打鄉裡定下這規定後，班主任就覺得總算時來運轉了，這下子可能真要熬到頭了，這回總算是見到光明就在前面了，心裡能不高興嗎，能放棄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嗎……

班主任在弋輝家裡動員弋輝父親的時候，十三歲的弋輝正在試穿他小姐姐上初中時穿的那條褲子。十三歲的弋輝從小營養不良，發育也就不好，比他大三歲的小姐姐差不多矮了半頭，自個兒擺弄了好大一陣子褲腿還是長一大截，弋輝沒辦法就拿剪刀鉸去一小截再試一次，邊試邊想著父親早上說的話，小姐姐從今天起不再念書了，這條褲子以後就歸他穿了，小學就要畢業的弋輝聽了這消息心裡很高興，心裡想，今後總算能穿上一條像樣的褲子上初中了，那些同學再也沒人會笑話他的褲子後露屁股前露襠了，心裡那份高興勁兒，嘿！別提了……

儘管班主任把嘴皮說得起了好幾個泡，嗓子啞得有半學期講不成課，但是弋輝小姐姐還是沒上高中，去省城打工去了，繼承了家裡幾個子女都念到初中畢業就不再念書的傳統。其實弋輝父親打心裡還是想讓孩子們念書，誰不知道現在的社會沒有文化不行，就是頂不濟成了老李家兒子那樣的人也不錯，

人人都照樣見了面後會畢恭畢敬地叫他一聲李老師，你要是個打工的，誰會理你……弋輝父親懂得這道理，只是因為家裡太窮，才沒法子讓孩子繼續念書……

「你家弋琳三年後要是考不上大學，你把我的頭砍下來，」正是李老師最後這句話讓弋輝父親說了一句足足影響了弋輝一生的話，「李老師，就衝著你這句話，我也不讓你為難，弋輝秋天就要上初中了，三年後他要是能考上高中的話，我就是出去要飯也要供他上高中……」弋輝父親說完這句話後怕老李家兒子不信，就又抬起右腳使勁兒往地上踩了一下，像是要發一下誓。

三年後，弋輝果然考上了縣重點高中，雖然沒有他小姐姐當年中考時的成績好，但也考了個全縣第十名，他並且是鄉中學第一個考上縣一中的學生，老李家兒子因此當上了鄉中學教導處主任，又長了兩級工資，老李家兒子也跟隨著沾弋輝的光一下子看見了光明的前途……

弋輝讀高中第三年時，他大哥在外地打工不幸被砸壞了腿，工地老闆只給治得出了院就不再承擔醫藥費用了，弋輝大哥回到家後就只得靠弋輝二哥和兩個姐姐打工掙錢來給他治病，家裡的生活頓時又緊得不得了，弋輝差一點兒為此退了學。就在他自己剛決定要退學出去打工掙錢給大哥治病時，在省城打工的小姐姐弋琳給家裡寄來了錢，小姐姐讓弋輝一定堅持把書念下來，小姐姐說，他是家裡唯一的指望了，她們家這一代人一定要出一個大學生。一定要給四鄰八居爭口氣。

弋輝明白小姐姐出去這幾年長見識了，知道了讀書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弋輝從小姐姐來信中得知了她非常後悔當年沒有念高中，因為小姐姐要是念了高中的話，現在肯定考進重點大學了，就是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也不一定，小姐姐心裡非常後悔這事，所以只得把希望寄託在了弋輝身上……

就這樣，弋輝總算是念到了高中畢業，並且順順當當地考進了D大學中文系……

弋輝高中畢業時老李家的兒子又升了半格，當了鄉中學副校長，他可能也是覺得這裡面有一部分

功勞應算在弋輝身上，於是就在弋輝上大學臨走前專門到他家裡去為弋輝送行。老李家兒子想得很是周到，給他買了一些在路上吃的食品，又特地去縣城買來幾本世界名著，名著上還寫了幾句勉勵弋輝好好學習的話。弋輝一家人為此很是感動，弋輝莊重地說，「李老師，我記得你當年曾在課堂上說過，吃水不忘掘井人，這句話我一直記得，我一定不辜負你的期望，大學這四年好好學習，將來……」說到這塊兒，弋輝猛地想起了李老師大學畢業不也是個這結果嗎，一時悶啞了聲，他真不知道將來自己會是個啥樣子……

弋輝眯起眼看了一陣子太陽，又問了幾個人，四下裡瞅了瞅後才提著他大哥打工時買的那個早已磨開了線的人造革提包找到了新生報到處，中文系新生報到處牌子下擺著一排桌子，坐著七八個也像是學生模樣的人正在和那些來報到的新生家長說話；一個女同學看到弋輝是這麼多新生中唯一沒有人送的學生，當下湧上些同情，就自告奮勇地把弋輝帶到了辦手續的地方，幫他排隊、報名、交費，最後又把弋輝送到新生宿舍。長這麼大這是第一次有人這樣熱心幫助他，這也是弋輝踏進D大後遇上的第一個好人，這位好人並且還是個女孩子，弋輝心裡激動得好半天都緩不過勁兒來……

「你家是哪兒的？」弋輝他們這屆新生住的是八人宿舍，弋輝是第二個來的，比他早來的是一個高個子戴眼鏡的小夥子，這人選了個靠窗的好床位，並且已經整理好了自己的床鋪，正躺在床上看書，見送弋輝來的那個高年級女同學走了，就盯住弋輝提的那只舊人造革提包問。

「弋水縣的。」弋輝說話的同時仔細掃了一遍宿舍，發現戴眼鏡小夥子對面床位應是第二好，就決定住這個床位，他把提包放在地上，開始整理學校統一發的被褥。

「弋水縣，那裡的經濟好像不太好。」戴眼鏡的小夥子問話時皺了一下眉。

「是不太好，可是這年頭咱們省有幾個地區經濟是發達的，又有幾個地區能和沿海地區相比？」弋輝雖然沒有看見戴眼鏡小夥子皺眉頭這個動作，但他覺得這人剛剛見面不問別的就先問他們地區經濟發展狀況，也太有些迂腐味了吧，這可一點兒也不像他上高中時的同宿舍同學，心裡有了一些不痛快。

「我叫王猛，我的家就在市裡住，離這兒坐車也就半小時路程，本來我媽說不讓我住校的，可是我嫌家裡環境太孤單，沒情調，就硬要求著住了校。」戴眼鏡的男生可能也覺出弋輝臉色有了變化，就換了話題。

「啊！你是本市的？」弋輝心想，肯定是被錢燒的，要是窮人家庭的子女，能捨得這樣糟害錢嗎……

「對，我父母都在市委工作。」

噢！果然是官宦人家子弟。弋輝有一種天然的厭官情結。

「你叫什麼名字？」王猛沒覺出弋輝的情緒有變化，問。

「弋輝。」

「啊！和你們縣同名。」王猛一副驚奇狀。

「同名能頂啥，還不是照樣受窮。」弋輝對了一句。

「唉，這……」這句話真把王猛噙著了，他笑了笑，不再問了。

鋪的、蓋的全是學校統一發的，只需要套一套被單、弄弄床單啥的就完事了，弋輝很快就整理好了自己的床鋪，他選了個牆角那排鐵櫃中間靠上邊的小鐵櫃，拉開門，用紙擦了幾下，隨即彎倒腰拉開提包拉鍊，把裡面幾件上高中時穿過的還算是能拿出手的舊衣服和老李家兒子的、也是他初中班主任送他的幾個筆記本、幾本小說放了進去；坐在床上發了一陣呆，忽地看見對面那個叫王猛的床下有個臉盆，這才想起自己的洗漱用具還沒買，就問王猛：「這附近哪兒有小賣部？」

「小賣部，你是想買些日用品？」

「對！」

「那你千萬別去學校小賣部，出了這棟宿舍樓後往東再往南一直揀大道走，快到新生報到處時那條路兩邊全是賣日用品的，你還能和他們使勁兒砍價。」別看剛才和弋輝說話時似乎有一點兒瞧不起貧困地區的樣子，但幾圈話說下來後弋輝覺得王猛這人還挺熱心的，心裡就想，這城裡人其實心眼兒也不壞，不能用老觀點看新事物。弋輝忙向王猛道了謝，順著王猛指給他的路買東西去了。

弋輝接到的錄取通知書上注明學雜費、住宿費每年加在一起總共是五百元，他父親翻江倒海了半天才翻出來六十塊錢，所以他上學的費用全是小姐姐給的。就在弋輝拿到錄取通知書的第二天姐姐就給他寄來了三百塊錢，弋輝父親覺得弋輝的學費不能讓他小姐姐一個人拿，就回信說學費湊夠了，不用再寄了。弋輝父親本想讓弋輝二哥和大姐兩人各出一百塊錢。不成想兩人一個勁兒地訴苦，說現在沒錢，身上沒有一點兒錢，老闖不到年底不給開錢，所以一點兒錢也湊不上。按說小弟弟考上了大學是天大的一件好事，不用說一百，就是一千也應該出，只是老闖不給開錢，所以實在沒辦法……弋輝父親想想自己這兩個兒女平時挺聽話的，這回看來是確實遇上了困難；沒辦法的情況下，他又到村長家借電話給在省城打工的弋輝小姐姐打了個電話，問她不能再想辦法給湊上兩百塊錢，弋輝小姐姐就在他要去學校報到的前一天又給湊了兩百塊錢，這才使得弋輝能順利地按時去學校報到。

弋輝的手在口袋裡捏著交完學費後僅剩下的幾張票子心裡想，我這學上得實在是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也不能和別人比，也沒法子比，就是想比也比不成，所以除了必須買的東西外，我一塊錢也不亂花。不管買什麼東西我都一定要死勁兒砍價，對，砍價，砍……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弋輝出去買東西也就走了二十分鐘樣子，但是當他回到宿舍後卻大吃一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光是宿舍裡滿滿的全是人，就連走廊上也站著好幾個……足足用了半分鐘時間他才整明白，人家這是一人上學全家送行來了，就和當年紅軍鬧革命時父送子、母送兒、妻送郎上戰場一樣，哪像自己這樣獨行孫一個人，心裡頓時有股空空蕩蕩的感覺弄得直想掉淚。弋輝咬了下嘴唇，用臉盆從人堆中蹭出了一條縫，進了屋。

屋裡幾乎每張床前都有幾個人在忙碌著，有套被罩的、有鋪床單的、有弄枕頭套的，儘管地方太小難以施展手腳，但是每一個人都是全神貫注地做著自己的工作……弋輝床上展著一條剛剛套上被罩的被子，一個也就二十多歲但不知是被子主人什麼親戚的女孩子正聚精會神地縫被罩角上那條縫，上鋪則半跪著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仔細地一下下掩著床單邊角，旁邊另有兩個男人都有四十多歲樣子，肚子都鼓得像懷胎十月似的，正有一句沒一句地點評著那兩個女人的工作……

見弋輝走過來，床前幾人立時明白他肯定是這張床的主人，兩個大肚子男人趕緊往兩邊挪了挪粗腿，讓弋輝往床底下放臉盆，其中一個更顯老相的男人主動搭著話問：「這是你的床吧？」

「嗯。」

「那你以後和我們家建國就是上下鋪了，建國這孩子長這麼大還從來沒出過門，你以後得多關照一下呀。」這個男人說著話的同時往上提了幾下褲腰。

「嗯。」弋輝此時實在沒情緒和他說話，將臉盆放在了床下，把臉盆裡的日用品拿出來，起身往自己的小鐵櫃子裡放。

「我叫趙建國，你叫什麼名字？」不知從哪兒鑽出一個更顯胖相的男孩子，肯定是那個不時提褲腰的男人的產品，站在了弋輝面前和他打招呼。

「弋輝。」

「弋輝，噢，弋輝，上面這個櫃子是你占下的吧。」趙建國見弋輝要往鐵櫃子裡放東西，急忙問。

「嗯。」

「是這樣，咱兩調換一下好嗎？我長得有些胖，彎腰的時候有些吃力，你用下面這個行吧。」

弋輝這才發現他放進櫃子裡的那個提包已被人放到了最下邊一層鐵櫃子裡，他的那個鐵櫃子裡已是滿滿的各種補品，鐵櫃頂上還放了只很漂亮的紫青色玻璃鋼大皮箱。看來這個胖主兒是個有錢人家子弟。

弋輝頓時來了氣，有錢，有錢也不能這樣子霸道呀，他恨恨地說：「不換，我這人從來不和別人換東西。」

正往上提褲腰的趙建國的父親見弋輝這樣說話，便趕緊說：「這樣吧，我給你一百塊錢，算成補你的換鐵櫃損失費，行了吧。」

弋輝的臉當下憋得通紅，正要發作，猛地想起自己這是剛來，什麼正事也沒幹就先和人幹架，有點太啥了；再說這是大學校園，不是農村集市，就又把火硬壓了下來，盯住胖子慢慢說：「不行，請你把櫃子裡的東西拿出去。」

「你……」趙建國父親結巴著不知該說啥，手不由自主地又提了一下褲腰。

「你這孩子有些太啥了吧，你們這還是大學同學呀……」一直沒說話的另一個胖子這時開口了，這人長得有些像打手樣子，邊說話邊瞪著弋輝邊也往上提了下褲腰。

「大學同學怎了？」弋輝不示弱地問。

「學校規定誰來得早誰就可以先占鐵櫃子，這個櫃子是弋輝先占下的，裡面並且有他的東西，你們總得講個先來後到吧。」一直坐在對面床上看書的王猛可能是實在看不下去了，就替弋輝打抱不平。

「是呀，人家已經占下了那就是人家的，這樣做不妥。」旁邊有人也幫著弋輝說話。

「建國，把鐵櫃裡的東西拿出來，放到下邊去。」半跪在上鋪整理床單的女人說話了，看樣子是他媽。

趙建國只得把鐵櫃子裡的東西一一倒在最底下那個櫃子裡。

弋輝咬緊嘴唇站在一邊，等趙建國把鐵櫃倒空後，就把手裡捧著的日用品放了進去，扭頭又走了出去。

剛一走到外面，弋輝氣得就想掉淚，使勁兒咬了下嘴唇，一腳把路邊的一顆石子兒踢出老遠，呆呆地看了一眼這座宿舍樓，順著校園裡的路胡亂走去。

溜達了好大一陣子後再次回到宿舍時，發現宿舍裡像劫後餘生似地一片冷清，剛才那一大幫人走得沒了一個，就連王猛也不知去了哪裡，但是屋子裡的八張床鋪已經有七張都住上了人。因為都是學校統一發的被褥，所以從這上面看不出來某人的家境情況如何，但是有一點可以讓弋輝明顯感到他比不上屋子裡別人的地方是：除他之外的六人都帶著一個很像樣的皮箱，有人還帶了兩個；只有他一人是提著一只舊人造革包來的，而且那只人造革包已經開線了好幾處，太掉價了……弋輝洩氣地沒脫鞋就躺在了床上，無神地盯著天花板。

難道說現在的社會果真是有錢的王八大三倍嗎？現在的人真是有了兩個臭錢就以為有錢能使鬼推磨了嗎？弋輝盯住天花板一遍遍地在心裡問著自己。

忽然，門「呼」地一下被推開了，原來是王猛，他見弋輝閉眼躺在床上，一時間竟有些吃驚，忙問：「你沒事吧？」

「沒事。」

「剛才去哪兒了？」

「瞎溜達了一圈。」

「弋輝，不要為剛才的事生氣了，現在的人有兩個臭錢就真以為能使鬼推磨了，真他媽的沒文化。」

王猛仍在為弋輝剛才的事抱不平，弋輝頓時覺得這是一個講義氣的人，得和他搞好關係，不然這四年還真不知會遇上啥事情。

「算了吧，王猛，別再說了，事情已經過去了，不過我還是感激你在關鍵時候能為我說話。」弋輝很真誠地說。

「沒什麼，同學之間應該的。」王猛一副很莊重地樣子說：「我父親過去一直在部隊，昨天晚上他和我談話時對我說，部隊有個很好的傳統，就是最為看重戰友之間的感情，說這是一種生與死的感情。所以我父親轉業這些年也是全靠了戰友的幫忙才能在市委這種官場氣息特濃的環境中混到了現在。我父親說，你們大學同學的關係就應該像我們部隊的戰友之間的關係一樣，也只有把同學關係發展成戰友那樣，將來在社會上才能夠相互關照。」

這話說得沒錯，現在這時代要是沒有人相互關照的話，那簡直就跟本無法在社會上立足。弋輝臨走前老李家兒子弋輝的原初中班主任也曾這樣安頓過他。弋輝衝著王猛點了下頭，表示同意這說法。

弋輝由於沒地方可去，就在宿舍待了一下午，到吃晚飯時屋子裡的其他人都又陸續回來了，通過相互間介紹，弋輝知道了他們的名字，也知道了每人來自什麼地方。那個叫趙建國的是最後一個回來的，可能是晚飯吃得太好了，或者說是太飽了，褲腰帶比上午又鬆了兩個扣，粗得像水蘿蔔的指頭不時端幾下褲帶，往上鋪爬的時候由於腳板太厚而無法把腳整個伸進鐵梯子裡，因而只得吃力地踩著鐵梯的邊緣